# 楊園先生詩文

#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

## 書九

### 與吳衷仲 癸巳

鄉辱枉觴又辱下問又辱命以來歲之席弟無似素志不立壯去無聞何以堪君子之厚德哉夏仲以來時欲一叩廣居以聆教益拜返書幣俗務牽之忽四逾月闕如之懷與日俱積乃仁兄不以爲咎懃懃致辭申以使命弟履祥益滋惶懼矣蓋仁兄所以望其子弟者一惟道義之歸則當求天下大賢之士以爲之師弟非其人固不敢任而在仁兄亦未宜以萬鎰之璞妄授拙工也但今教敝道亡人

惟知以多金通爵望其後昆未有切切於道德以爲永世
克家之本如仁兄者無論弟之曲學館穀半生未嘗遇賢
主人用其心術如此之正大卽以遠近同志數十人其父
兄之招致以訓教其子弟者亦僅得十百於一二也仁兄
之志可謂希一世之所有矣弟何敢多負兄意以蹈小人
不樂成人之美之譏當敬商之徹相知三數人間以報明
德也弟所難於出門蓋有數端今寫微里厭苦已深而踆
巡未決者容當與兄對席而陳非造次簡墨所能悉也別
牘敬致仲兄諸惟垂宥八月八日

與吳裒仲甲午

尊使去後不識海濱安否仁兄道履清和鎮疆之益當復
月進敬羨敬羨弟碌碌流俗無可言者韞斯兄娶事初以
渝安兄主張經營聘務已有頭緒不意復有意外之沮固
小人之疾成事然亦命也但與弟往時所勸買妾之說事
之難易乃適相符未知於義孰當惟仁兄與仲兄裁度而
示教之并以決之乾初兄也雨澤久闕旱虐日深天時人
事蓋可見矣避地之策窮無所之或恐徹城瀕海愈難寧
居幸仁兄早圖之也敝里近日盜勢益甚每念古人入山
躬耕付理亂於耳目之所不及今此事力有不能已全無
善策矣仁兄素履澹約卽欲益以辛苦應非所難但未知

家人內外能一如仁兄之心否處今之日正如濟巨川遇風波瞬息生死無論素富貴之習不可以素患難即太平燕適之懷不可以一日存也操心危慮患深修德保身何往不然韞兄行急猝猝不及詳正未行之時輙復䕶䏻凡事不豫而廢弟之失往往坐此兄能鑒之也汝典不及啟附此達意

與吳裒仲甲午

韞斯兄來復辱手教惓至有加弟何人斯而克承此惶竦惶竦沿瀕多事滋城決不可居上海吳淞可以為壁也獨其地不大饒富耳然胡可恃也目下自應為避地之計隱

邑與龍山較疑以龍山安僻過之但仲兄在鹽邑則依其兄弟親戚亦羇旅所必先也總之吾人生於今日正如一葉之舟漂蕩乎洪流巨浪之中但可守正以俟萬全之謀誠未知所出也誠能躬儉約習勞苦如忠節公所誡服食器用有農家風則所至可安矣所諭令兄子姻事疑於義理似無所妨弟非知禮者也不畨乾初兄與仲兄云何耳仁兄日用功夫篤實整飭備悉之翾兄所言及所賜劄中涵養本原義理有得力處令其生處漸熟熟處漸生則於應事庶幾不爲無本之語矣弟固無以益之又旬餘以來適有兄子之喪恐懼哀痛日廹於中方寸亂矣不能執筆

蓋弟已二毛未有嗣息而家兄惟一子成婚矣又復夭死窮民有四家兄備其三此固愚兄弟平生積不善之效已無足論而先人之嗣其將安寄念之惟有高天厚地之間不知所容耳乾兄仲兄二書力未能復他日心氣稍平別圖報命也敢乞仁兄一言爲述以故草次簡畧伏祈台宥

鄔令姑丈時承相念不及啟候爲歉

與吳裒仲 甲午

韞斯兄來具悉道履和吉慰慰弟學問固陋向無所得仁兄推許太過每使面頰發赤此後幸施以稱情之言所荷知已厚愛深矣弟幼失先人之敎長而沈淪於舉業及粗

知學問之事則又不得當世之賢人君子而師事也用申
之春始得一見山陰先生而禍亂大起流離播越蓋一周
甲乙矣及今衰晚已迫自顧此身一鄉曲之愚民而已是
以謀食之暇於諸凡義理惟日求其所未知而有不給雖
有疑者闕以俟之知道者而請質焉至於同異彼此之辨
則非惟不能且不敢矣乾兄大學之辨竊以爲疑非孔曾
親授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若此種議
論出自他人則亦聽其自言自已其是非直可任之天下
之人矣乾兄同學之友也意所不然義不可以默默而坐
視其有過言之失益盡所愚而無當於乾兄不宜量其無

當而先止也但目下方有抄錄先師語錄之事急於卒業未有暇也容日就稿當呈之仁兄與仲兄而正其得失焉然乾兄今日之疑之深又惡知非他日之信之深其與世之讀是書而如未讀者相去固已遠矣韞斯兄未與弟交時友倪子孫子孫天資甚美而家世學佛又里中無有一人言及聖賢之學者故篤志於禪自謂有得韞兄與之交蓋深相敬服則其漸濡於此學固已根於心矣弟與韞兄交後見其行事多不悖於聖賢而其志力之堅深則又非人之所易及者至其學問之際則弟惟相勸以日讀程朱之書而相戒以陽明之說則以弟中無所得之人固未能

以口舌追挽亦以浸灌薰蒸於鄒魯洛閩之間久將自有所得則去彼取此將有如百川之歸壑而無難者矣不圖其於居敬窮理之功猶未能深信如此也度韞兄之意或亦深懲俗學之弊假竊儒先立教之文以塗飾其耳目而中藏之物欲種種包錮而不可釋則有如汲長孺所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則有如楊子雲所言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者故汲汲乎欲先從事於拔本清源之功而不知居敬窮理正拔本清源之功也程子曰敬勝百邪朱子曰居謂存諸心學者苟能存心於敬則物欲渣滓自將退聽否則胸中無主百邪自生雖欲去之正如破屋

禦寇滅東生西先賢固已詳哉言之矣乃若窮理二字自陽明欲以良知釋大學而以窮致一草一木之理詆朱子之失後人不察遂相率而譁之不知吾身之中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莫不各有天然之理不待安排造作而成者有安排造作即爲人欲天理人欲出此入彼必然之勢也學者苟能於日用事物莫不求合乎天理則物欲渣滓又安從而生乎此正所謂敬義夾持也此顏子請問克己復禮之目而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爲仁之功而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夫此獨非居敬窮理之功乎未有

物欲渣滓之未去而可以爲仁者也然則夫子何不以第一義告之也夫固有不待言說而可喻者矣來教所云求其法而不得而又以聖賢教人成規爲未足以當第一義故於日用之間畧無持循用力之地只成終日想像計獲雖復假以歲月之久亦卒無實效之言有以深中韞兄之病而弟之交韞兄數年於茲而未能一効忠告之義者也大抵近世學者信洛閩不如信姚江究而言之信鄒魯亦不如信姚江非信姚江也信其言之出入於釋老而直情徑行可以無所顧忌高自許可足以目無古人也弟妄意乾兄學問想見得力於姚江而於洛閩之書蓋嘗讀焉而

末之詳也觀其議論氣象實有似者義理至於朱子輒有觀止之歎而後生初學之士動而易慢誠所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後聖有作不知異同彼此又將何如也緣兄篤信所及不覺肆其狂瞽至此

與吳裒仲 甲午

辱使至知閩門康吉海濱無警慰藉無任每辱教愛誠切有加謙以下問懃懃遂若弟詳粗有所曉足以奉答雅意者弟鄙僧人也學無本原世務鮮達無論思之不精言之不詳節使罄竭所愚亦豈有當於高明有中於事實者但以命使遠臨不敢不妄有所對惟仁兄鑒別而棄取之吾

人生於亂世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已多而又無大賢以爲之訓迪此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之於中未有不形之於外者譬如戾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輒有水旱凶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憊與夫七情之傷中於臟腑則其病之發也亦必見於氣色肌膚血脈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揜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本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間自省自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弟

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曰病在七情中有淤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醫曰快樂而已因之每遇憂悲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而愈繇此而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仁兄惓惓於習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處栽培及夫言語行事動靜起居一有所發即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既去則其輕者自然以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去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澌滌正如光武克復舊物得

力惟在昆陽一舉而已仁兄枉教每以人事爲苦得毋有厭事之心乎不識厭事之心從何根而發尋之自有本末又每以憂爲言不識憂之心又從何根而發尋之亦自有本末程子以上蔡熟於史爲玩物喪志而寫字則又曰此亦是學然則所以處夫人事與夫憂思亦未嘗非學也行所無事夫何厭當憂而憂不必憂而不憂亦何不泰然自適哉如韞斯兄之於娶事然也當此而不汲汲非人之情也然亦有不得不俟命者則又宜徐以求之非可急遽而苟且也其詳具韞兄札中出門之期尚未可定亦具韞兄札中敝邑稼不甚損但力不任耕者則全荒棄耳此非歲

因蓋民貧耳澹約辛苦四字弟素貧賤人也亦惟一身行之無所怨尤弟之婦與友直以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未必其志之所欲也況仁兄一家之中素富貴者乎來敎弱行之久一語已盡要領矣然目前是何等時勢處夷狄患難之時而思與太平無事之日一體享用豈非願外幾何而不自失也愼惟努力自勉別幅草畧幷鑒目力昏花之故勿罪

與吳袁仲 甲午

辱手敎示以近功益見知行並懋之實而弟之衰廢惕然於弗堪方篤之懼也承示康齋先生集當夕與韞斯兄挑

燈啓讀已畧見其知命樂天固而不失所亨之槩正吾人今日最切之師資至其把捉身心一語尤日用所宜須臾不忘者也仁兄之愛我至矣教我深矣來教所云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數言已盡其指先儒所謂立誠所謂居敬如此而已所願持之以恒使身心之間馴而習之至於極精極密則造次顛沛無非是矣初學備忘徒以兄子下愚之資而幼復不知所以爲學里中子弟來就學者大率無有向上之志而父兄師友多不以義理啓發其耳目心思故弗獲已以日常聒聒之庸語筆之於冊以爲牖蒙之具初何足以當

高明之一盼而仁兄謬加許可至過其實也徒增惶悚而已甸華兄學問之純正已見於大學辨一書近於鶴山園花二次相見雖急猝別去不及從容聞教然一種如玉之度已足徵其所養之厚矣至於文詞訓詁之習未能脫去似未足爲深病但不可以是溺其心耳若不爲所溺則文者載道之器未嘗非游藝一種功夫也鳳師志業日進皆內而仲彝兄外而乾初兄與仲兄及仁兄導掖夾持之力豹臣既婚以後親近於德義之門所以薰陶觀感以移易其意嚮者當有日新月異之機此實弟所私願而樂覯者也弟未能自拔於流俗亦何能爲益於鳳師兄弟哉然以

開兄生前眷眷之誠苟有聞知便閒自不敢默默耳又有未盡之懷可爲仁兄晷述者方今橫流疾退之中求得一二有志力之友已不可得得之又或阻於道里困於所遇彼此俱有離索孤頽之歎嘗思數十百里之內交遊親戚凡爲父兄之欲訓淑其子弟者率以同志散處其閒應自有移風易俗之漸而吾輩漸摩切磋於中亦何憂己之學問不增而道德不成也此無論甸華諸兄已爲成德君子即如來成夫諸兄雖其所得之深淺未可知要其志氣豪邁卓乎非流俗所能淪溺者矣度攸好之誠仁兄必有切切於弟者故緣韞兄之事不覺贅論及之

與吳袠仲　乙未

歲事未完尋就館舍因是兩月以來仁兄書問遂久缺也比來太夫人安否仲兄書下知回祿爲警弗及奔問歉甚歉甚不審闔宅震駭如何內外各各無恙否念之仲兄喪事得仁兄相之諸中禮節亦以徵仁兄學問之得力者深也而兄之戚容過乎所服足使弟等從旁見之猶將惜惻於中又以見至懷之感人深也至於議產一事去年兄言及此雖弟猶爲難之則以兄之產薄而又成已定之局仍之似爲無害而兄決意辭之毫不顧惜因復自慚鄙者猶不免以庸夫之見相度而未有以測兄之淺深也凡此在

古之人只如飢食渴飲之常而自今日亂流一旦爲耳目見聞之所及眞不啻祥麟威鳳之偶出於人世而凡有志於德義所皆當百拜爲賀者也然在仁兄特所爲事事不輕放過之一事坦然履之而初無所難者也惟益推此心於事事使顯微大小無所往而不沛然焉則雖聖賢復生要不過此幸仁兄勉之敬之正月歸途頗與乾兄論辯大學乾兄之意尙堅弟固學非自得語言澁鈍無足以啟乾兄之聽而百餘年來言大學者重誠意而輕格物其弊實有以使之乾兄固有深中其習而不自知者仁兄儻能救而正之乎甸華兄書雖久承合教何未及致比聞其尊君

先生頗欲强甸兄出就館席不審去冬所辭令親之席仍得往迎以安甸兄否此弟於初旬聞之者中沈爾慥兄者知非浮傳蓋甸兄初志祇欲賣卜以娛親志而不圖非親志之所許則遂至於進退維谷弟思館穀爲養固已不如耕田賣藥與夫卜筮釣魚之得遂其無求之志然與其舍此而天倫之際乃多弗安則似爲此猶爲不義之輕者故爲仁兄述之若令親之席倘虛而奉仁兄一書以往且以鄙見緩商之於甸兄當必得其一過而吾人所以承其切磋之益又私心之所竊願而不暫忘者也奉面不遥諸不悉　三月丙申

答吳裒仲　乙未

弟素無所得於學問病餘衰廢益不可言辱仁兄屢歲以來虛誠之懷一似以爲稍有所聞者蒙以過情之譽而不以爲非所宜加仁兄相下於弟可謂至矣弟之負兄可謂深矣書幣遠臨實增惶懼蓋求益之私雖切於寤寐而難勝之任又恐彌重內疚也近日復以居室皇皇靡定誠有進退維谷之勢未敢拜受報書一月之內決可定局苟可以出萬無自外於左右也仲兄之疾何以困頓及此幸維稍解哀結勉事藥餌平日醫理深自講求今亦應有得力之處每恨百里之隔出門爲艱弗及一造候也前者辱問

掌義田事失於奉復此亦足徵隨拈隨忘百務荒遺之一端矣此事惟兄審度若自仁兄而外有可勝此則以委之可也否則奉令叔先生之命而司其出內於事理亦有何礙嫌所不必避也儒者之事尙以天下一家萬物一身爲己任況本支乎西銘繼述之義可推也甸華兄尙未過儆里貧士從家百倍之難弟亂後困苦大率坐此不圖目下又作商量也率此布復不具

與吳裒仲　乙未

四月初辱龍山諸兄援止翠薄一旬山水之樂可謂渥矣至於朋友切磋之益反諸中心負疚多矣涇陽先生有云

今人講學士大夫只明哲保身一句布衣之士只傳食諸侯一句臨行舉此言別所以明其相負於諸兄者深也甸華韞斯同舟而返虹橋一夕語多映心茲遊之勝無過於此次晨風雨別況凄然追尋翠薄情懷則又渺然如隔人間世也別後賤體差適又家兄去年所買妾已有娠五越月矣先人之祀一綫可望館舍去家三數里塵雜稍遠課習之暇因得展閱先師語錄及元城康齋涇陽三先生集摘其精要將抄錄成帙以資淬厲此則百日以來所可為知己陳述者也其餘碌碌都無可言五月初[redacted]騎經過騷劫殊苦敝里幸不大掠然室無居人者十數日而復韞斯

兄父子相守騎犇至乃避追之一二里涉河乃免此亦足徵所遇焚如之一端矣四兄志學甚篤汝典舉子早年聞之喜躍仁兄耳疾多緣氣逆所致哭泣哀傷往往有此餘人情不稱服仁兄服不及情今宜節之以禮漸令和平則此疾宜勿藥耳仲兄所病如此暫變肉食於孝慈之道固所宜然今人精力萬萬不及古人行事卽應量其勝否可勉而至則勉之不能勉而酌損之疑亦中正之道且喪之所重在志哀而居約也於所居之約見其志之哀固然也至不得已而權其重輕則古之人猶必爲之故曰爲可傳也仲兄卽欲自克於禮誠恐念及先忠節兩家重擔在身

之語將凜凜乎不敢節文之惟謹矣去年弟有兄子之喪飲食起居弗敢變一者他日未嘗學問居先人之喪失禮多端不忍所輕踰於所重一者疾病初起先人之後范無所續何敢以身爲試乎故竊自附於觀過知仁之例而以爲無不可者也汝典天資醇美汝納英分過人重以家學之嚴正其所成就自不同於凡等卽如仁兄所憂在汝納少年疑未足深怪此亦古人所謂英氣害事之一節然若無此英氣則又不免志卑氣弱不克振拔之患先儒義理之書意味深長而言辭平淡正如大羹玄酒雖有天下之至味莫以加也然而始學之士未有所得則不免以爲平

平正有如子貢所言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弟自惟幼無父師之教沉淪流浪不知所依一見程朱之書深信而服膺之譬如饜糟糠者遇膏粱而大悅令姪幼承家學之懿仁兄所課習者無非義理之至醇譬如饜膏粱者輒以膏粱爲無味而致慕於山殽野蔌亦恆情也今不必汲汲與爭但使其肆力於經史自西漢文通鑑綱目而外如名臣奏議文獻通考等書惟其意之所嚮而從事焉他日學有進益必將褫然而服諸儒之不可幾及也而惟日孳孳不能自已矣乃若蘇氏之學則原本於國策其爲學者之禍甚於柳氏柳氏詞章而已耳蘇氏

則詖淫邪遁無所不至矣補牖時世教方瓌蒙士四書一經正文讀竟卽讀國策莊列三蘇文字幾種書作爲舉業以取世資是以生心害政之禍至今猶烈也弟二十時尙喜讀蘇文國策則向不喜讀然亦幼失先人以至於此少年讀書比之擇術習氣之中人惟讀書爲最深此種文字不可不切戒也來歲之招辱仁兄三載以來眷眷之誠中夜念之彷徨不已卽使勢有甚難亦當勉爲一出以酬明德但令姪學問日就於成而弟之衰惰日甚一日正恐聚首終年以自爲求益則有餘以朋友相長則不足也於仁兄之前豈有隱情乎至如身任斯道教育人才之語弟非

其人仁兄得無言之失乎慚愧慚愧草草不恭希宥

與吳袞仲丙申

月初失於買舟東上淹忽及今賤體適以受暑困頓殊於往年而倣里盜勢方劇旦夕不保竟不能承命以前歉如何也前事既有了局竊意便可釋然不妨撫之以恩處今之世康齋君子常契斷之言可三復也吾人日用工夫最要是懲忿窒欲惟非理之加故名橫逆若稱情而施是爲忠恕之道不可多望於今之世矣季兄未及答札先屬致言大約以前晤半日未能盡有以得兄之詳以意而測則泰之九二爻辭或者可以稍申芹曝之愛月初相見以此

商之於弟弟不能決其當否茲以附聞惟仁兄自審之也南軒集尙未錄竟弟來時衛上也道遠不敢再煩命使矣仲兄遺札并於巽召衛上也讀乾初兄所示一札述伯繩兄病況念之愴然不能已於溯之欲下也先師集仲兄有志成之而竟不及今年秋冬擬約勖兄努力一為山陰之行以卒此事在澉城之日亦欲與兄彙成仲兄之集蓋向後死生聚散總不可必完一事是一事耳乾兄已見益錮奈何此事亦宜與之一番究竟當此惟自恨學力不足誠意不充而已不盡所云

與吳裒仲 丙申

別後幾次欲發漵湖之棹如有尼其行者初緣賤體冒暑
憚於遠途已而盜勢日熾百里以內往往沮隔不敢出門
前月十八之夜敝里受劫十家而九弟亦不免雖家無長
物所失僅十餘金然寒暑敝衣已罄盡矣幸弟在家亟攜
妻子遁匿得以身免而書籍猶幸無恙劫後人情益復危
疑紛紛遷徙以去弟以貧窘不能移步家人旦夕惶懼不
得已與之相守以觀事勢此弟久滯鑪頭不得就教之本
末也細讀來教始若有觖望之情繼若有重嫌於弟意者
夫以仁兄數年以來懇懇之誠祗得今歲之赴命而自春
及秋聚首之日不過五旬其見責望固宜此亦弟所內疚

於心而不能以自寗者然春初令先仲兄之喪及敝里目下之盜俱有非人意計之所及者若其外別有肺腸無論弟生平耿耿惟以不能自食其力爲懼而餬其口於館穀爲天地間一蠹是恥未嘗有一念見不足於人世即仁兄辱交已閱數年豈猶未承見信而爲此失禮之嫌乎至於來歲之期則益有深懼而不敢遽承者在弟終焉旅食東西南北一而已矣舍道義之知已又何之焉但今歲如此方切悔心之萌豈可復重一載之罪乎人事世變動出不意此事未可預決若鄉土稍可寗息弟能東來終此秋冬之聚尙宜問之於筮以定其進退若敝里益復不安海濱

未免多事則目下聚樂倘不可期而何暇計其改歲乎所論困勉齋記粗已脫稿甸兒至出以請教暑爲删削入還急猝不及錄呈餘不一一

與吳裒仲 丙申

自中夏別後無月不思鼓棹而東初以盜警繼以擒盜之兵爲害復甚於盜道路幾爲不通目下盜巢移遠一二十里而騎兵又將經皂林矣方與韞斯兄期月初同過而勢又不能果惟有跂望之切耳讀來書懇懇之誠無有窮盡益深悚仄至令姪申之以兼金之惠是何可當乎春夏之受猶爲可以無取今更無論矣謹璧上弟收穫麄畢農事

尚未竣連日獨處鄉間書籍楮墨無有攜者兼尊使即欲隨舟歸還猝猝不及詳復稍俟挐船款覔即當暫至海上面悉種種不盡萬一

與吳裒仲 丁酉

入春八日於韞兒家接讀手教兼拜藥物之惠嗣乏的便弗獲奉復寒食前乾兒見顧畧悉近祉但以道遠教益久踈鄙陋日長為恨耳適於郡中敬可兄有訪道之便謹附一言諸不能悉恭藻殁後無三尺之孤以治其喪窀穸之事多賴不中同志為之襄事不審仁兄亦能為之助否恭藻遺稿元龍已收得幾種矣仲兄集已就緒否令姪已從

至瀓城否任重道遠統惟仁兄與季兄勉之猝猝不一

與吳袞仲 丁酉

者中季秋之會弟不果赴聞彼間亦因采臣兄有喪內之戚罷此一聚來年有萬當預聞耳城市難處入林惟恐不深誠如來敎所云弟於郡中同志之家每舉足踐巡者率以此但今日窮鄉僻井人情亦復不遠正有𧾷𧾷靡騁我安適歸之歎耳每念古人匹夫能化鄉人使禮讓成俗惟內省慚疚而已仁兄卜居既定遠近仁賢漸來聚處異時山海之間稱爲美俗端有可望人行猝急草次備復不盡不盡

## 與吳裒仲 戊戌

別兄之次日晤施約老即以仁兄所商種種質之大約與鄙意相同竊意造次奉答幸不至於悖謬惟用漆一項約老云郡中人家多用純漆而不加磁瓦之灰蓋純漆則堅潤而棺不至太厚費擴太重難舉漆復可以多用若槨中少窄則如自兄器損槨碍之說爲安但工人必擇其良者不妨多費月力漸琢磨之亦不憂其震動也惟兄以仁孝無窮之心斟酌行之而已目下第一義當以節哀保身爲亟君子有終身之喪臨深履薄是也初喪之日凡人之子奈何不痛不得已而以禮自節亦所謂不敢以先父母之

遺體行殆耳矣兄云平日反以多病貽太夫人憂以爲至痛極恨願奉此心以往兢兢焉終其身則養志之大不越是得之矣令姪汝典日內氣力如何不及一見爲欷歔仁兄亦以此意致之承以令兩遺姪讀書見問而惓惓於先生之難其人仁兄雖不明言然曲折之意似未嘗不在於弟豈不以弟與仲兄爲道義之深而方餬口於外在彼在此初亦何擇但弟所以不敢自前者以昔年之事爲鑒外則有負於兄內則叢累於己進退狼狽若有物以撓亂其間者豈非事無大小端有莫爲莫致而匪人之所能去取乎所商姚兄他已無疑獨以道路有百里之隔二親在堂

爲可念耳返舍而决嗣報命也叉嘉興朱洽六兄人品甚正其家在郡城東南二十里視崇德爲較近特此兄常年家中受徒從遊頗衆未知能出否若姚兄不果當往問之耳

與吳裒仲戊戌

十月間再辱手書因無便郵未得報命嗣聞敝里沈姓之賈於龍山者再至舍下取回音而不一値岔重不啻尊體想已加健天佑仁孝知有勿藥之喜每讀終天一記輒爲泫然不已眞與蓼蓼者莪同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氷終其身若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

爲難而申之曰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吾人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也願與仁兄終始相勉之耳承教郡中久處時地非宜非仁兄愛我之深豈能及此明年以小壻失教決裂異常已決辭甪里之席矣總之不能躬耕自養俯仰時俗以餬其口卽已難言擇地而蹈中夜自惟虧體辱親坐此一事多至不可勝贖矣何言其他哉去年所示中丞公遺稿一帙謹從石兄取歸誠恐郵寄不無萬一之虞未敢附上伯繩兄處無便寄書敬當藏之中心輾轉蒐錄若他日以此屬之旬兄愈覺近便也韞斯九月就婚於舅氏十月初旬已歸相聞琴瑟頗宜其舅氏

推有高致舅壻各有相見恨晚之意困窮而通知交莫不爲之喜求教所云宜室家以順父母前因便劄已畧致之當能奉慰懃懃錫類之盛心也行素殁後生計殊索甑斯會與弟言五年之內約同志歲致米十石以爲其老母稚子之養甑斯任其三之一而虛其二以俟兄與乾兄分任之弟嘗爲之敘其事未知經入尊覽否其甑兄所任三石幾斗畧已具有成緒異日當嗣達也　又弟所策鄔氏生業謹錄呈教郎煩轉致行素子姪有未諳者祈爲講解總不外謹身勤力二字所恨道遠農圃賤學不能告語之耳徐氏子弟欲求仲兄所梓兩先生家訓及劉先生日新說

王文成客座祝及宋諸儒箴銘數帙有刷本幸惟惠教之
邱維老會金甚厭弟在舍之日忠可兄已應之矣敬可兄
金竟不知何以尚未來取想已不需否抒煩便中一問或
他有所商乎弟來年不爲處館計春秋農事之暇倘得爲
旬月之聚稍助仁兄較訂遺集之役未可知也即日弟某
又頓首上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 書十

### 答張佩葱一 丙午六月

寒食之次准擬奉叩尊先公靈几兼慰孝思人事所尼不克如願歉何如己令弟奉手書下顧發函莊讀誠篤之情形於楮墨又在喪言喪餘無所及語稱切問稚賦承言恭兼之矣祥自維孤陋何足以承下訪復䘏過情非分之譽實滋慚恧無地可容顧念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正學之不昌未有甚於茲日者也來教所稱大賢之士守先待後應運而作應有其人而祥非其倫也某自幼孤蹇迨長學不

出於鄉閭加以家無傳書耳目蔽塞貧窮二十以外輒課
誦力食詩書師友之道殆將已矣天牖其衷偶於近思錄
小學而深嗜焉因漸及於濂雒關閩諸賢之書由是自幼
所習經書始克通曉一二學問之道粗知向方然自大亂
以來播遷竄越歲無寧處舊業荒於寇戎精志摧於愁困
顛沛橫生疢疾繼作倏忽歲之再周而齒髮遂衰矣奄息
至今徒以秉彝之良未甘自棄故於往哲發明指趣猶篤
信而勉求之然於斯道仍若涉巨川之茫無津涯若履春
氷之危靡措趾夙夜輾轉懼無一得以慰平生也語云末
俗易高不幸生茲廢學之日人才鄙猥或者謬加推引執

事不察遂至輕許人之分量豈不自知若某者其實不足以當隆平之世鄉井謹愿之士也執事高明之資既絕于人而又虛懷篤志邃學力行其視道岞何疑于先登但其事實有非可一蹴至者古人所謂心意勉勉循循鞭辟近裏著己又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或宜加之意否乎喪葬之禮某竊自痛于先人生無一日之養大故之日未嘗知學種種行事違禮傷教並不能下同於流俗若乃祭祀之宮室器服固緣貧不能具又年年餬口於外雖庶人之薦每不獲及時修舉尚何論其餘禮節哉凡此皆所為每一念及悔恨痛悼而不可寞如於覆載之間者也執事將質所

疑宜就知禮君子而論定之未宜及於迷謬無知之人也所不敢虛負明問者敬與敝友何商隱周子高斟酌其可蓋商兄之於葬事講之素詳而行之復盡其誠所周旋於親友間者已多其于祭祀則兩家所行盡志盡文追遠之誠某實不如萬一謹用其意以復如原帖所貼及別楮所錄惟擇取焉不盡區區

別楮

葬用灰隔家禮備言之居業錄亦云江南多蟻不可不用灰隔細思久遠之慮無如此法之善然近日行之者少訪問親友多不信從若土工未嘗精習（范刻作專精）其事

而督工者又不深曉恐或不如法有致後悔乞詳示其法先後經營若何瀝青石灰物料幾許自始工迄成塋幾何時庶臨期不致疑謬○詳家禮注先作灰隔而後柩至加內外蓋（不知外蓋是何物）則下柩殊難○先生所述是先安柩塗瀝青而後作灰墻又恐震動柩中○或問朱子曰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柩有偏陷卻不便曰不曾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商隱葬法詳別楮語溪吳擊于葬其尊人用石槨槨內溶瀝青灑滿槨外用三和土厚築潄滿吳汝典葬其叔裒仲

外砌磚墻不用瀝青墻內棺外薄築三和土以實之上一石蓋蓋上墻外厚築三和土錢塘邵君衡葬其祖考妣考妣五喪不用磚石亦不用瀝青開穴之後用灰和土布底後下棺棺之四周俱築三和土爲墻棺上略築使平加薄板一層乃厚築作頂總之人子於親心俱無窮力各有限難以一律論如吳最豐而隱法亦難倣如邵最儉五喪計用灰四千觔三和土已厚八寸此在貧者可勉有力者從而加厚則於心亦可自安否則澈吳之法既不駭於流俗而槨中不虛卽無害

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次某初葬亡室時只

存東畔一位涓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
而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但今人所行皆男
左女右不知果當何從
今時尙左從今疑亦無妨
家禮儀節安柩之後整柩衣鋪銘旌但遠年之喪柩衣
銘旌俱已毀爛葬時柩衣或可省銘旌當復設否
柩衣銘旌似不必更作
刻誌石每位當二片不識考妣合用二片可否
誌石考妣合用似宜
玲家因遷居三代神主作一總牌後有續入祠堂之主

皆不合式今當於葬時另作否若另作主舊主可埋於墓否○題主無官則以生時所稱爲號如父曰顯考庠生處士府君神主妣曰顯妣○○某氏神主無封中二字當何稱

妻爵從夫無封爵者俗通稱孺人因禮有士曰孺人故也近有議應稱碩人者更考之

祠后土於墓左不知以何物依神今見有用片石刻云后土之神合禮否楊升庵先生云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於僭考之文公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氏爲土地之神不知其說如何

稱土地無疑但立石主以依神終覺未妥嘗以爲疑而未得其當更考之

今人墓祭以后土是外神多先祭之家禮先祭祖而後及后土何也

先祭祖而後及土地范刻作后土恐是由親及尊之義

禮記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今家禮會典皆從周但古人葬必于三月既葬而虞三日卒哭卒哭之明日乃祔玲圖葬己踰三月之期葬後當祔祭否又禮云以其班祔則祔先人之主止當奉先曾祖之主以祭而其餘不及否若繼祖之宗而葬其

考無昭穆之可祔其祭也如之何

此禮之變曾祖以上既無主可祔則奉曾祖爲主而合祭於寢可也

玲將舉八喪先祖考妣先伯父伯母先妣之主以入祠堂葬後想當自墓奉新主入祠堂行虞祭若行祔祭則當合四代之主而祭之否○虞祔皆凶禮雖凶服不可入祠堂然此時想必無變服之理

此可無疑

庶母之喪弟尚幼未妻其虞祔等祭當使弟主之乎抑爲之拜獻乎

弟主之

或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以別之未曉其說乞示題式

朋友中去年有徹庶母几筵而立主祔祠者嘗訪之相聞古禮喪期年再期皆有受服今俗無受服但當衣麻以終喪否

只如此恐大祥之後服亦宜稍變

昔胡伯量問朱子曰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妻而死念欲爲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

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别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今玲家事頗類此先兄嗣先伯父舍妷為繼曾祖之宗祠堂當祀尊祖以下玲為繼禰之宗當自奉考妣二主無疑矣至于玲之曾祖舍妷已不得祭禮應助祭於宗子之家而宗子於玲為妷止祀三代曾祖之主竟不當祧而祧其餘從兄亦有祀曾祖者而皆非宗子是又不當祭而祭夫立主不可助祭又無所於情於理俱有未安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

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與亊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說雖不祭而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朱子曰兄弟異居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推程子之意則宗子當祭不祭支子可以義起欲使舍姝加祀一世上及高祖玲之曾祖亦無礙否若先高祖旣不可使舍姝僭祭五世而玲爲繼禰之宗又不可越五世而立主奈何依朱子答書似當祧依朱子後說擬用祭紙牌少申其情可否但不知當歲一擧行乎抑仍以

時祭乎因思先王宗法與族行之固自無弊今與族不行而一家欲行之故窒而難通思欲酌乎情理得變通之道而不失立宗之意若何而可幸明教之

家禮祭四世蓋高祖服未盡故也今皆遵行若宗法立而上不能及高祖則不得已而以義斷紙牌別祭在異居則可恐同室亦不便也

小學程子有云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朱子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不識季秋之祭　先生家行之否

家問諸不能如禮季秋之祭商隱子高兩家亦不行

禮不制師服以其恩義有重輕也禮記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陳說云以後章二三子絰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絰也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集說以上皆記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徐註曰此章當削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絰可知矣且辨疏之弔服不得稱服爲非敢問二說孰是恐是徐說爲長集說多有不如徐註者

寄張佩葱二七月

前月之中曾以一緘留舍下使童男馳上不審已達記室

否一身遠繫同心之友相見既艱訃惟筆劄之便可以寫懷然復苦浮沈不得不益稀耳治葬一事成畫已如何前劄闕略未安幸執事勿嫌往復也今人營兆俱爲子孫百世之計未嘗爲父母百世之計若爲父母計者避五患而已宜以深山廣野爲第一義不識山中先塋左右有可商度否耶吾人讀書總是求明天理不當拘畏地理近見友輩多深信而究心於此者竊不敢以爲然猝附不盡

答張佩葱三　八月到

金行雖屆暑氣猶深執事往復修途不太勞苦乎一得之愚極知鄙謬感於知己樂善虛懷不能不以夙昔所聞于

師友者罄竭于前執事即或見采特望存之幽獨未宜<br>曾爲人道也至於鄙人姓名尤望絕口勿汙齒牙始爲相<br>愛之篤耳某自疾疢以來幾死屢矣徒以先人之後一綫<br>孤危未敢即塡溝壑虛名之恥實切于懷兼之旅食於外<br>筋力日力均已弗堪應酬萬惟垂鑒商隱子高俱屬道意<br>高老尤以病體失於請教爲歉前諭舊作并妄見一二附<br>正瞎兄不别啟

學者未道必爲聖人且求不愧爲士君子

學者第一要辨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br>亦小

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論語言志於道隨言據於德吾
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
之是進德之路中庸末篇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
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七篇大旨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
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己利重一分即仁義輕一分出
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
可不朝夕慄慄審所用心乎即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
然祗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
之計亦以是外此即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為

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

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崇德廣業只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而已今試綸點日用之間喜怒哀樂不中

節處其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今世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

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能副其實否隨所舉目

輙巳不能且未問成周三德六行也

士人所守者義所安者命凡義之所在即命也不知義命

枉爲小人

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即不可身自爲之修諸己推諸人

別楷

龍潭老人其生平學問不能盡知卽于易道所得淺深未知如何要特狷介自守之士非康齋之倫也微生畝不足孔子見于論語想見當日孟子所爲必不滿於於陵仲子之流君子之所爲非獨衆人不識雖同時自好之士亦不能識也鄭所南謝皋羽自是一種人品金仁山許白雲又是一種人物非特此也許平仲豈非豪傑之士乎天地間人趨向各有所歸成就各有大小至于所遇又各有幸不幸難以一概論古猶今也吾人讀書論世凡是己所不及揆之聖賢之道而無悖者皆師友也固不可以一得之詣

自晝亦不可以一人之嗜好自封所以從善之心要虛取善之途要廣疇昔聒言閒及龍潭所南而未及盡别後殊以爲歉謹此附正

又別楮

前剳所懇鄙人姓名以及語言文字勿汙齒牙幷不足以示人實懼執事樂爲奬借不無溢美之辭知交中容有過聽不之深察而輕相許可者竊恐爲鄙人之累不淺中庸卒章諄諄於闇然的然之際此緊學者立心基本某雖無似豈於老耄而敢悖斯旨世固有心實好名而故爲反言以欺人者執事必能鑒肺腑之誠不出於此顛沛餘生自

慚少壯不能力學及玆精志耗盡豈堪復有進步之望是以七八年來未嘗求一二新交與作幾件得已文字葢自舍下至館地距六七十里求食之急故爾出門則已苦跋涉矣雖在故舊多有十餘年不相見者心下欲作之文亦有數年不能成一字者欲讀之書亦有歷年不復注目者葢纔開卷執筆輒苦舌燥齒痛或旬日或兩三旬爲患不已此皆在家在外同敬處者所習見其閒而不敢隱于知己之前者也語云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又曰精爽去之其能久乎殆之謂矣丹只在郡中更望深致此意某又敬〈殆下疑有脫字〉〈煩撿〉

答張佩葱四 十一月

別後東行假途語水又留止信宿友朋道誼之樂莫踰茲旬矣過是賤體作苦胸中邑邑要亦消息之理有然仁兄痛定之餘自驗心氣如何古者居喪之禮既曰不敢不勉矣又重戒乎不勝喪道固有並行不悖者要在時措之宜耳易與中庸皆無異指也前者所期名世之業非他惟是古昔聖賢所爲修諸己而可以治乎人者爾已百工之事猶懼言厖事雜吾人于學但能專心一力日有孜孜歲月儲優也不急之務無用之書願一概屏棄之此亦曩者吾兄所處藝成而下之意也讀禮之暇觀象玩辭當益有得

種種屑示教否變五兄歸通解借得幾本來乎某從諸水借十餘本今在商兄几案但此書本來闕去幾帙必得苕中本鈔對乃便耳商兄寄書返上併致

答張佩蔥　五　丁未二月

旬日以來經營大事吾兄祗慎如何勞苦如何緬惟孝思純至鬼神猶將默助而況於人某縲旅食不獲稍效執紼之役商隱竟以事阻亦不獲鼓棹而西子高遂無從附束芻之敬於靈几之前各各歉甚人事眞難期也反哭以往願節哀自珍如臨淵如集木無非事親之日古之孝者盡其心於無可盡要自有道亦在吾人勉思此意而已便附

不悉

寄張佩葱六　六月

別來兩月大都病中度日少壯歲月既不可追始猶希望賢友之助庶得尺寸之益以補救於末路忽今精志益衰殆無疑於昔人所悲目盲齒豁老死無聞者已仁兄得力近又如何常從部工聞兄門內親遜之風令人敬企不已自非言物行恒無間隱顯何以有此詩稱文王言其亹亹言其緝熙人於世間雖云白駒過隙若從少壯起足就途至於老耄當不下四五十年苟其終始一意夙夜懃勤欲以方駕古人要非難事惟仁兄加意益肆厥力而已頹生

兄近過戍上否前劄欲附渝安而不及竟滯五旬同志之友非獨晤面難即筆劄郵致殊不易也老去之懷彼此略同并祈因便達之就正念切敢以露上臨時幸緘固爲暑氣正深統惟珍重

答張佩葱 七 戊申

前日墓田之說本仁兄誠孝所發於弟何有而歸美於非美惶愧無已入惟善必自己故大小事難臻厥成即兄讓善一念優于天下可也商老云族墓須有規制次序不亂一也疎密不踰限一也勒石貽遠一也謀爲可繼一也則皆前者見有未及敬此附聞所諭貧旭兄治疾之意謹已

致之一晦兄矣晦兄亦云望遊旦中兄當來吳門就之相商道里不遠但未知果來否耳來則留吳門相知必久如徐昭法周子佩諸家可訪也承教前後二冊俱未及細讀以賤體委頓之故別緘乞附便投之舍下

答張佩葱八 戊申十月

來書俱領到本註自應全讀因小兒頑鈍故稍節之不足取也至詩注尤無節讀之理戴記所載雖有不合於義理者全讀而分別論定之為安耳所示涇野內篇疑義略讀一過具見精心謹奉至館舍與商隱子高細究其得失以求正也一臘欲送燮五兄無緣相晤久未得達恐歲莫往

候則寒已去矣特附尊价將至有煩轉致并道鄙懷

答張佩葱 九 己酉正月

別後尊夫人體氣如何連日雨雪想穎兒不能西行寅兒亦在座渝老已至諸賢晨夕相對道義之益眞無窮也呂家十九日舟來弟次早行矣問其使者知主人日內不出尊駕若決爲語溪之訪莫若於五日內一行到彼卽致此意尊候也治疾莫如早求醫必就高明兩言而決耳不悉

答張佩葱 十 三月

別後嫂夫人病體如何服藥頗效否力雖不足當多方設處以治之也去冬承示教卷帙無論目下諸不暇開卷且

用晦兄置几案間展閱久不在弟所故未及返耳淩先生施教已及一月令諸弟姪進步當已不同總之吾人無論老少無論貧富學問之事不可一日不皇皇耳

答張佩葱 十一 三月

賢夫人服藥見效大爲可喜用晦兄自二十日別後未嘗返棹或從淸溪竟到尊居也若先抵家當致台意必其遂來度晦兄不愛此出者念兄目下費煩殊勞措處自維之困不能稍佐纖末徒懷歎然而已北溪先生字義一本於初學講解大爲有裨弟欲抄示小兒因未有暇謹附致左右授淩先生門下諸生錄得副本熟看宅日讀書卽與說

不足以惑之耳日間督課既無小暇至晚益復困頓不具

答張佩蔥 十二 十月

弟十有二日得至語兒城因致尊意於用兄大約望後決抵戊上瑶面也又云石兄道誼夙昔所慕不難放舟一訪便風得附訊往否敝友錢一士老病不支而故友字虎之子日嚴兄弟族各幾殆均以貧窮不任醫藥弟將特懇用兄活之必是用兄旌塵至日得兄走一使於甑山之陽招其叔姨同出方不虛所望舟回率附不一

答張佩蔥 十三 庚戌四月

弟二十有四日歸自語溪用兄尙在郡恐目下正未能去

此壓鞅也舍下育蠶甚少初十前大約發簇矣江城之行
前與淩先生期望前以宅事暫歸彼時度可偕往但不知
的于何日至戌上耳非家兄從澉湖返棹商老以望之左
右遣人相招蓋汝中爲匪人所間故也弟不能不往其誼
有重且急於江城訪道者若淩先生歸在初十前後一二
日則旬日之內先江城而後半邏不則半邏歸來卽有語
溪之出矣如何如何總之人事相牽友人艮聚自是不易
若尊駕入城准在初十後則弟竟以一棹過兄舁江城之
願澉湖人至則留家間稍待亦似無害但不免遲淩先生
前約耳惟尊裁之

答張佩蒽 十四 八月

別來忽已四旬里中人情想亦如常吾人遘此凶災易所謂震來虩虩時也古人進德恒於多凶多懼之日益爲加厲蓋操心危慮患深視平日康寧無事情懷自是不同也家兄歸具述閭門撙節之美以勉弟弟即轉述以勉用晦即此可見修己及物之效矣然憂能傷人故詩曰維憂用老樂天知命之懷又自不可少者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二者固宜並行不悖也捐作一二附教弟之近狀略可覩矣抑亦同志前車之鑒也故輒不敢自匿中秋次日舉著以旋故鄉可得寧居與否得比之師海濱辟亂得未濟

之劉又似東行未宜急遽而故廬可以苟安者但顯比之辭未知所處仁兄何以教之江城之行前與湛先生期月初勢將復不能果菍因乎遲候久九日前不得不一行故也若先生未遂至與兄城則海濱歸棹旋爲此遊未可知不一

答張佩葱 十五 辛亥正月

兄無大精神而有大勞苦日與實老實懷私憂然亦無如之何也量力節宣勿勉其所不能而已要之今日不得已而爲此亦命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安土而樂天則無入不自得矣遇事當爲則盡心力而爲之不生去取欣厭之心

古之人乘四載歷九土八年於外三過不入無非行所無事吾人日用行習看得種種皆爲己學問自當泰然應之久將忘其爲勞爲苦非兄篤志敏求不敢以己所未至相勉也

答張佩葱 十六　三月

日聞靜兄欲子弟讀古文學者又能喜讀古文大好消息也世教大壞父兄子弟但知讀時文作時文爲逢時捷徑而不知得失有命一朝陷溺其心卽終身汨沒于此無復遷於喬木之日也今幸得此消息可謂賢父兄賢子弟而吾兄興作之效自不可掩也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

樂學自古聖人教人次序必是如此論語興詩在立禮之前放勛亦以勞來爲首大易童蒙志應皆此意也吾人今日旅食於人欲做興詩勞來功夫已自不易得何況其後可歎可歎前在半邏終無一人稍見意趣所以後來不得好散埸圃緣自己學無所得不能淑斯人之徒然亦豈非命也惟兄乘此機括力爲鼓導使如草木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將來條達其勢自不能已適與王先生歎息世教因及參贊化育之義雖覺迂闊然實理不外此賤足爲若未及面晤語類所論童蒙訓過處乞節錄見示

答張佩蔥 十七 四月

當此凶災飲酒不樂禮也但以長者之召不敢不承故商之王先生已允其赴矣書法領到并復

別紙

兄以令女之喪爲其許嫁而爲之服期朋友中有嫌其太過者王先生云佩兄憐其無母而身館于外疾病之日不及盡心故豈失之厚也某則深悔前此見問不服深思而輕應成此過舉此則某之過也許嫁一節古今時勢不同古人納采問名大概年歲已及笄與請期親迎相去不遠其在詩曰士如歸妻迨氷未泮今則自幼結親似不當拘許嫁之例矣令女之服尚宜從中殤之制爲安大辛兄云

禮制既裁三殤之服爲服心喪不亦可乎謹備述以聞唯
更裁之

答張佩蔥十八　壬子六月

日來精力加王否萬惟珍節凡疾之作必有其故得其故
而施以對治之方卽勿藥可愈惟氣血滋養不得不資藥
物之助耳象六宣城兩兄前晤悤猝不及詳悉新功之所
得艱難困猝之中得力往往以是然亦易至頹惰幸各勉
之也雨澤終少田功倍艱有沈愼卿者自云貴里人留舍
下七日茲因其歸附此

答張佩蔥十九　閏八月

返家之次日卽造珂里知水雖盈溢不至爲患以前年之
茨圩岸修整故也震澤亦同但稍費車力農不得休耳承
宣城令弟假米二石五斗又承見問此米可支一月否又
承見許若刈穫尙遲彼時更可相商也自是得寬朝夕之
窘秋前內外數口皆飽賢昆季之德惠矣夏秋三數月因
商隱先生委批傳習錄此等文字屏而絕之不接耳目者
二十餘年今不得已爲一展卷每閱及一二條心緒輒復
作惡遂爾中止者數四到舍檢得讀書錄以觀近日復得
敬齋先生集看中心差覺寧快耳不知兄近閱此爲況如
何也不盡

答張佩葱 二十 九月

陰霖不已蠶稈尙不遑收先收者又不能種麥麥秋之無望已復可知洊此凶災人不堪其苦而吾人猶自素飽于世實疚于心語溪之梓所以屢延而不遽也然收割粗畢亦嘗圖半日之晤爾某拜復

答張佩葱 二十一 十月

往時歲會儀節前在半邏抄得謹以呈覽其間未妥不嫌改正今雖不行論定則可也因思向者刷印雖少亦約百有餘本人送一本去今不及二十年已無可覓矣遠近人士其心之恒否略可覩矣商隱先生未嘗與會乃此本

存而弗失其事雖微亦足以見其所守矣四夏兄早行於心不安然下午卽不免陰雲四起是夕雨作至今晴霽而風勢寒慄行路難矣舉動之貴乎勇決於此亦可見也俟氣稍和晤言不一

答張佩葱　二十二　癸丑六月

暑氣雖深遠惟尊候有相小兒凝頑重累飲食教誨之德無日不仄惕靡寧也弟抵語溪方兩日薪遠兄以先生之未決許也復懃懃以前意屬弟申請隨致仲翁先生之誠繼而仲翁再相見無不言之至於再至於三其云子弟進取不可必讀書明義理則不可已先生此意固已高於世

人之延師者至其所商若使不免內顧則酌量次舍一所請先生攜家以出尤見緇衣之好賢出於誠篤而無已矣又屬筆先致又屬宅日面言其詳先生其必鑒諸矣竊意主人求師之意如鍾呂之協和既不可得而先生之以誠感賢主人之以誠應復非薄俗之所有況先生素稱沈石老之坐家授徒為合義今一旦允可其請與受徒于家亦何異哉自兩家子弟而外負書擔簦而至者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去之豈不進退由己即以令弟令妹為念則如攻玉兄之言分從學之贄助之延師亦無不可況師之親且賢復有王先生在乎即使王先生宅有所就同志間豈無

可任此者統惟台裁而丞定謨焉手目作苦有加諸不具

別楷

小兒近來放心稍能收肅下見識稍能去否見識卑下宅日雖欲爲鄉里善人終不可得必不能揜飾於先生與同學之前也弟種植既畢即欲往半邏不意以女病遲之一月既聞晚村有初秋方歸之信深恐初秋亦不果故亟往語谿寓書趣其歸旌子大突如其來言及蔡舍全家宵遁則知其來多帶僕從非無故也益擬舍下爲逋逃淵藪耳先是更有可怪沈蕩演戲子大乘商老之出也亦破產爲演一臺屠錢兩家內外無不往者狂邪如此則蔡舍之亡

亦何責焉月內意欲從郡城一問徵可兄之疾因至半邀同商老往弔漢園未可知也海濱之友凋落殆盡惟一二有害人心風俗者無甚可歎也攻玉四夏俱安好讀書之氣勢喜無外物撓之均屬致意

答張佩蔥 二十三 七月

宣城兄暑途跋涉得毋太苦乎愛身亦一義也道履和吉學者志行日新可知恭兒重累晨夕仄惕靡已海濱之往尙以畏暑未敢遠出昨得晚村一信原書附覽商聲兄一劄頻致然尙唯酌之不宜違則已不盡不盡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